



國憲家猷卷之五十三

東吳王可大兀簡甫著

遺事一

齊泰畿內溧水人洪武丁卯發應天府解始名
得受知于太祖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
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負
陪祀泰與焉乙亥遷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
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
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

遇閏五月 太祖有疾不召諸子入侍亦不令
聞知及大漸將傳位 皇太孫恭預受顧命輔
之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又皆所在各屯重
兵專制于國地嫌勢偏恐一旦聞宮車晏駕將
爲窺伺以抗制朝廷或托奔喪爲由擁兵來京
朝廷不能沮乃 詔諸王哭臨各於本國不必
赴京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今後悉聽 朝
廷節制詔下諸王聞之意爲嗣君所矯已不平
燕藩將入詔至淮安秦言于 上令人賞勅符

使歸國秦憤宗戚權重而 朝廷勢輕思所以
裁抑之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各建議削奪之策
凡親王有罪輒發兵擒之下令除其國 朝廷
與 親藩猜怨日益深議者以爲皆由秦子澄
二人所致及靖難師起秦主征討之謀命將出
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
處便殿弄柔翰而已 詔聞外事一以付秦秦
遂移檄指斥 親藩或難之秦怒曰名正言順
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 太宗遂首以誅齊

泰爲名泰以谷王漏師遁還慮遼寧二府爲變
召還京師惟遼王至遂留之於是天下勤王兵
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勢不可支 朝廷乃謫其
官以求兵解尋召復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奔
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既而被執泰抗辭不屈
遂族誅

黃子澄名澄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從邑人
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
傳學負俊聲游鄉校同舍避席嘗賦寒江把釣

畫及枯梅詩人多傳誦之洪武癸亥應貢入太
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
試 第一廷對及第召三人授翰林脩撰尋

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 皇太孫
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各不遵服一日太孫坐東
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
之子澄以漢平七國爲對 太孫喜曰得先生
謀吾無慮矣及即位兼翰林學士與齊泰皆用
事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上一日朝罷

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須密退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即翦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也入白之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圍河南追周王禘至京遷之雲南徙代王桂于邊湘王栢聞討狼狽闔宮焚燹執齊王搏囚之京師岷王梗降為庶人雖聖德如燕藩亦摺據其事加請議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燕於是上書救周罪子澄指為連坐決意討之己卯三

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七月靖難師起移檄大意上崇信姦回離間骨肉遵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遂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師老遂請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亦薦之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資無筭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

甚憂之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皆大敗奔還
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
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
而徐凱盛庸繼踵敗劔顧民等皆降子澄拊膺
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
一詩以志痛詩曰伏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
朔方天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無時趙括攘夷何日是齊桓尚方有劔憑
誰借哭自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

詔謫子澄及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

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忽渡江矣

潭王谷云與李景隆開門迎附子澄出走蘓州

語見姚善傳 詔執之捕獲責問不服死之命

赤其族同時被戮者俱號齊黃姦黨揚示天下

一子逃難易姓為田經宥乃復姓家湖廣之咸

寧近有登進士科者袁州人祀子澄鄉賢祠

右靖難誅首二人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

祖巨卿元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
千戶所百戶迪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
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脩乙丑二
月陞侍讀預脩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
左參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十月丁內艱
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
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
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
八月徵詣一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

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
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
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
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嘯聚為惡宜使有司招
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皆免其差役則
民而盜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
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迫與黃子澄等上疏
陳論大計迪受命僨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
入聞變即赴京師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慢

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熟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歿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鐵 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太

祖喜之賜字曰昂石是時群臣奔走奉職各懷救過不贍獨以材能稱上任使數被命讞法司疑獄有聲 太宗在燕邸有告言國中事者太祖召法司推問數日獄未成 上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遷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州分守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以饋日堯不嘗缺乏至臨邑聞景隆已軍敗南奔遂與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卒共保濟南城革除遺事云與高巍

陽謀募兵同守濟南未如孰是太宗至城下圍之數匝不能下

鉉在兵間每出不意擊敵兵皆破城被攻壞者

輒完築之或云鉉與北兵相持山東城壞鉉以藍布縫成大片界灰紋其上如磚石

楚成狀張於外而櫛之以葦席人於內潛修築

誘外兵云一夕修完外兵遠望疑為真完遂不

畏鉉云鉉於城壞處輒懸太祖御像兵太宗

苦之一日許開門縱令將士解甲出降 太宗

信之整車駕入鉉豫於城上潛置板如期壓之

幾為所中凡相守三月餘敵之共不利乃棄去事

聞於朝下詔褒美賜以金幣封三代如其官入

謝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大將軍

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靖難師至宿

州鉉奮擊大破之於小河中原震動當是時

太宗恐事不濟幾欲棄師北還已而用諸將佐

言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猶擁殘兵淮南

規畝興復而大勢已去及 太宗即位用計禽

至鉉反背立庭中正言不屈 上令其一顧終

不可得 命截其耳鼻亦不顧遂碎分其體至

少猶喃喃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比年三十七

父仲名母薛皆年餘八表並海南安置子福安
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
成鉉以非常之才匡難奉國遭天命有改不能
有所成然剛毅果敢之氣耿耿激烈不少屈撓
自其蚤歲受知 太祖已負托孤寄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之節後卒如所願 太宗後亦每對
群臣稱其忠焉

侯泰

人累官至刑部尚書

靖難

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

郡五月復運糧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
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弟敬祖子玘亦坐
歿

景清本姓耿報籍訛為景陝西真寧人個儻尚
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有秘書清以焉生
弗許固請約旦即見還曰吾縱敏一夕能盡熟
之邪生不得已與之旦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
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
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

思之曲曰

問生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清以書還生日
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初請赴舉過淳
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
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聞
其父父即追及清道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
令父歸粘於戶而妖自是遂滅洪武甲戌清試
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 大廷賜第二人
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 召見
嘉其材能 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間

陟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夫
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歿之而清獨
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
星者奏文曲犯 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固疑
清獨着緋衣遂收之而得所帶劔因加詰責不
屈而歿歿之夕精英迭見嗚呼豫讓爲主報讐
清豈其倫歟正德間提學副使關西李夢陽爲
作傳

茅大方揚州泰興人自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

為宗黨所重父友嘉與陳堯道嘗寓之詩有計
爾生年今二十每懷聰慧舊無如陸機此日能
為賦賈誼何時復獻書之句洪武中以儒士應
辟與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而悅之擢
秦王府右長史 內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
輔相德業等語賜資期待之者甚寵大乃以為
特受淹遇懼無以稱益用感激在王左右諫諍
彌綸 體未踰年天國稱治因大書揭其
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

孺記之稱其志意偉然才意傑然敦大和雅不
亢不詭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
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國命
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
壯之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
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
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無才無補報西
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為鐵鉉等所拒尚
未渡淮時也 太宗臨御壬午八月十七日坐

姦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

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按梅段玄孫純作損齋備忘錄載大方詩

幽燕作淮陽縱使作縱有燭作翻塞上作塞外未句又作臨風一嘆一長歌未知孰是愚意思

傳錄之說當從梅說或者定傳酒得其真

郭任鎮江府徒在城人一云定革除間官戶部

侍郎靖難師至不屈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

金山保煥成廣西三女給配

盧迥一浙江仙居人建文帝任為戶部侍

郎迥為人疎俊每飲酣善長語人以為狂及歷

顯途恭慎自將比犯難將就刑長謳而外聞者

悲之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與後徙滄洲生

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日棄去終不再

讀亦不忘七歲從群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奇

兒也惜血不華邑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

至孝晨昏定省之禮雖遠不廢嘗夜歸值大風

雨昏暝不辨咫尺得一牛憑之而行及門下縱

之則黑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每上

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曰
敬本寒微荷 天子厚恩擢置諫官清要莫比
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
也吾知盡諫議之道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
學而已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
擬 太子者或問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
網紀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
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
然則何以令天下邪 上咲曰卿言是吾慮未

及此耳益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更為
源士後復稱給事中隆宗人府經歷歷遷禮部
左侍郎一作郎建文初年嘗密奏棧柳宗藩大略
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
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今觀 燕藩必為
變乞徒封內地以消其萌或曰召見榻前曰卿
何得為此言對曰臣言是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而靖難之師起矣 太宗入城敬以姦黨捕至

上見而訶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
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如
從敬言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
才乃繫獄初姚廣孝以高僧負重名每爲敬所
輕抑銜怨切骨言於太宗曰昔吳王不殺范蠡
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
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上時使中人諷
之受官敬益不屈乃命斬之夷其族敬臨刑從
容歎曰敬等受國家厚恩用兵數年不能出

一計匡輔社稷誠死有餘罪但恨不得行其志
耳神色自若經日其面猶如生云尚方沒其家
貲一室蕭然惟書畫數軸敬有高世之才而未
及大用立朝慷慨英偉多所見白美姿儀善談
論雖天文律曆地理兵刑之學靡不精究尤邃
性理爲文章精粹峭拔磊磊落落似其爲人詩
詞宏婉具一唱三嘆之遺音焉 太宗在藩邸
素聞其名及臨朝甚惜之雖爲姚廣孝所忤上
實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

惟卓敬耳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十卷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携其小像并書至京求侍講安福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且以忠貞弘謚之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於毀軸之中副使李夢陽又隲槩作傳云

胡子昭初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字仲常一字伯常四川定州榮縣人世居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

往從之游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革除間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右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坐黨受戮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踰八十編伍子紹鎮繼發習匠後亦編伍獨弟志遠為蜀府典寶匿毋稜以免正德中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練子寧以字行江西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初任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調

汀州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性英邁不凡
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村居
歌即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響龍長之
句可在大異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
謂之曰子後必爲名臣吾當爲忠臣洪武甲子
領鄉薦明年對大廷極言朝廷今日用人徇其
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
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其剴
切不顧忌諱 太祖嘉之擢置第二名進士及

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
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滿三載丁母
憂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闋除修撰建文帝
立用廷薦拜吏部左侍郎子寧進賢退不肖多
所建自辛丑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
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子寧初調左副都
御史改御史中丞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
命出師至北方密通款藩府賣國喪師謀秘未
露子寧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陛前數之曰景

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
負於汝汝乃敢謀叛姦邪不忠請速加誅建文
帝不聽子寧叩頭大呼曰賣陛下必此賊臣僞
員執法不能摧姦請先伏誅是日遂罷朝北師
渡淮廷中會坐失措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王
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悞國
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見之大怒盛氣以
詬西人子寧從旁沮之曰國事至此吾與公輩
當均任其咎尚怒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耳詬者愧而止 太宗即位詔治
姦黨李景隆於上前必欲殺之子寧不屈遂族
誅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
數百人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戚未及逮既官
中朝恒爲鄉人所持心懷憂懼以告學士胡廣
楊榮二人乘間爲上言之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
禁止子寧與侍講方孝孺同朝孝孺嘗稱其多
學而甚文後同知王佐輯其遺文一帙序而名

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胡開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學博行修教授里中

早以詩名太祖之討陳友諒也過鄱陽謁吳

芮祠見芮題壁間畫竹詩有云幽人無俗懷寫

此於詭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咲賞之陰

記其姓名洪武中有司薦辟至闕下上識之

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建文

中遷右補闕彈劾有聲擢大理左少卿肉難平

坐黨戮子傳道亦誅歿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

妻汪氏女二人俱給配象奴都志稱其忠貞鯁

直節行聞天下又聞諸其鄉人云聞一女後得

歸貧無所依閭里競以錢米給之曰此忠臣女

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立祀之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世家候

城里族甚蕃父克勤元季隱居萬山中其學得

諸晦菴而源流伊洛尤邃於易名振東南洪武

初為濟寧知府有異政子三人孝孺其仲也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大水星墮於其所故其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咄嗟異方髫髻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目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默然有願康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嘗游齊上見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之遺跡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言樊遲冉求黃髮可多讓哉但恨今

世無聖人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年二十翰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克勤嘗挂誤繫京獄孝孺實從數言於朝請代父歿既而請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濂游孝孺持所為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儔位禁林數年來聞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願肯從

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爲文辭
瀛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
自是文章繼瀛而起一時四方耆儒宿俊無不
折輩行與之交而胡翰蘓伯衡葉見泰輩在衛
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見孝孺未嘗不心服
也會父生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
扶喪歸葬泚辱徒爲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顧
天不爾壽以延之瀛嘗欲謁之而不果洪武壬
戌上知學士吳沉揭樞等薦詔徵至京入見

陳說多稱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
於臣錫之宴几稍敬必正而後坐上使人覘之
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
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
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
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皇太子素重
其才召賜食東宮待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
纂述不出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
家貲械赴闕下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

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嘆以爲盛事已而家益貧窘無以爲資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爲意嘗卧病絕糧家人告乏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吾尚勝之矣授徒石鏡精舍老病終身二十五年復辟至之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諭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携妻子抵任山山荒僻水土暴惡孺嬰疾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嗜蔬糲茹

飫萬鍾者每昧爽升席爲諸生講解文義至暮哢哢無惰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二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用爲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責望旦夕成功而用事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

一時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
以孝孺爲之是時館徵集四方名士修 太祖
實錄及類要後而求樂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
官諸儒于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卓然爲一
世儒宗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
金川門外宮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孝孺聞之持斬哀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欲
詔孺問左右誰可代草者廣古稗雜錄云問姚
尚留此未廷臣以孝孺對上益人召之數次
未當俟考

皆不至上乃使擁之入見孝孺既至見上益悲
慟聲徹殿陛問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慰
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爲我
作詔命左右授以筆孺大抵數字訖擲筆
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
其族孝孺臨終作絕命詞一章詞略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
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

六復有旨收其妻鄭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歿門人王稔輩收孝孺遺骸殯之聚寶山宗族坐歿八百四十七人孝孺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弱冠作深慮等論十九篇爲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雜誠三十八章識者已知其運用指設不凡矣在宋濂門爲高弟子從濂後每有言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濂甲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

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三十八卷大易枝辭周禮考次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孝孺文章似宋蘓軾雄邁奔放沛然若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發爲論著醜粹都郁離博極群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勿論自余諸

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孝孺必後家毀族亦遺文有得其片帑隻字者皆藏之不可出鄭好義者與孝孺同邑且往來最厚孝孺爲之作傳名振一時後應辟出官翰林爲編修且戒子弟毋得留孝孺遺文人以是薄之洪熙初仁廟嘗謂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典孝孺遺族有變

姓名者始遇赦還鄉里因立祠堂於故居以祀孝孺後知縣宜春郭紳又從而新之王稔嘗寓

書董

某欲術孝孺遺骨歸葬不果天順間台人

趙洪裒得遺文數十首梓行於鄉後同郡黃孔

昭謝鐸遍訪士大夫家盡發其所藏諸斷簡

及葉盛林鶚輩各出其所藏文由是人始得見

全集或云文字出諸土埋甕中故字頗爛缺今

盛傳于世

按黃翰林佐革除遺事云時有魏澤者字彥思應天溧水人有學行累官

至刑部尚書先是燕師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

矣 上納之既 王建文帝亡去 遂召孝孺問曰
 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宜立
 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
 王之子恠旨因有滅十族語 上大怒囚于獄
 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故收捕其族黨每捕者至
 輒欲限之不屈乃令盡誅之 澤是時謫為寧海
 典史當捕方氏時盡力保護使免于辱且資以
 行費後過孝孺故居有詩云 筍輿衝雨過侯城
 撫景令人感 既生黃鳥向人空 百轉青猿隨
 况三登山中自可全高節 天不難吞是盛名 却
 不待情聞 後重歸華表 侍郎謝文肅公鐸贊
 曰我台之學者亭是師迨於愚菴實聞而知愚
 菴之子是曰正學益擴而宏上泝伊洛如麟在
 藪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

天下士驚叱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歎
 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
 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克礪礪四行孰顧孰
 忌禍福歿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
 在作者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世家桑洲為巨族
 父鄉中稱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
 孺為外兄而問學得於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由
 縣學諸生登進士及第第二人孝孺以詩賀之

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

青蘿居士說少年文運屬天台青蘿居士授承

事郎翰林院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 詔賜

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乙亥四月陞太常寺少

卿建文中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坐黨詔族其

家原質與弟原朴等皆歿

戴德彛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入翰

林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

雖以論思為職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

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

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

聞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彛與侍讀張

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

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

職革除年間改右拾遺靖難師迫與兵部尚書

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

郭任刑部尚書侯泰御史中丞練子寧大理少

卿胡閏宗人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

夕畫策防禦後俱歿難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_五餘以賦民從之 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間有建白因肆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敵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永輩不服遂夷其族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

徵爲監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之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文皇帝素聞翔名既即位召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殺之族其家沒入其產令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以世世怒罵御史也其親戚悉配爲軍

王度字子中惠州府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脩詞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大體疏十餘上多見

用會 高皇棄群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
議軍事度與僉謀庚辰會試俾度監之翕然稱
得人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
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
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
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說說遂行度等與謀者
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
皆避去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
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

與度等畫策誓死社稷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

千戶所出語得罪合族被戮度死時年四十七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仕為監察

御史持正不靡 太宗內靖執不從附及被逮

遂求死竟戮之子孫亦不敢仕至今猶單弱正

德中知府胡纘宗哀而卹之祀霖于鄉賢祠

林嘉猷初名昇浙江寧海人始事同邑王琦琦

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卹者惟嘉猷徒

步千里追送泣涕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

邑人鄭公智字叔真者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
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至者無虛席
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喜勗之使進乎聖賢之
道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
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
薦為府僚以嘉猷名字不相蒙乃賜名曰良顯
後又以嘉猷字行建文初辟嘉猷入史館為編
修公智為監察御史嘉猷累遷至按察司僉事
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最久得其隱情以告孝

孺建文君以靖難師迫遣錦衣千戶張安寶書
詣燕許世子襲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兩人
皆坐孝孺姻黨逮至壬午九月丁亥被戮按孝
孺門
人親黨一時同禍者
甚眾候續考補入

右朝官臨難守節被禍可考者二十人

謝貴 人洪武末齊泰子澄建削

奪諸王之策時燕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為名乃
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張昂為布政使俾謀誘
王府官屬覘察王府動靜已卯三月 朝廷師

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欲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 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塞可也巳而軍士登城櫟甲執兵飛矢入王城而四面鼓噪震動至七月王不得已命指揮張王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禽謝貴張昂 王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禽須以計致之可也今奸臣遺中貴人來逮護衛屬官宜悉依所坐名 之就令中貴人召貴昂

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矣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久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之惟貴昂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禽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禽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未下 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 王親問貴昂乃知其謀出於齊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靖難之師出矣貴

等遂被誅歿

張昺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建文時遷至禮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至察 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祿吏李友直者智譎人也昺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為其章密獻 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之貴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察至府

文皇帝逼使召昺及貴入至端禮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潭淵所執昺及貴皆不屈而歿已卯七月六日昺得屍還葬 文皇帝登極族其家生焚近戚程亨輩其疎戚及同里人咸分遣戍邊後 上屢夢昺披髮為厲命出其屍而弃之昺面猶如生者有一子逃歿去不知所終或曰養子也洪熙改元詔長戚履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還里昺家上滾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州馬汝驥立祠

祀之

葛誠

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

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於上之故因令人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於上執之鍛鍊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舉兵誠爲內應王府人無大小誠皆籍以聞後謀不遂見殺族其家

程通字彥亭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

不倦年十四補庠生洪武乙丑貢太學時年三十二丙寅父以誠歿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懇切天子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陔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 上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

能仰視上嗟嘆良久下令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庚午秋通取應天府解時遣諸王將兵行
邊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通所對稱

旨親置第一除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
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
後廬墓三年服闋復任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
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通悉心輔導
王敬禮之凡國之事必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
者狡猾善僮偵得幸於王通每召而箴戒之會

太宗靖難兵起潛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數
千言既登極紀綱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
揮使數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通至
瘦歿獄中家下發戍邊下績溪薄錄其家得捕
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通常恂恂如
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故所建立如此
所著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時有黃希范者洪
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爲衛卒
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績溪程姓冢衆幸使

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

姚善字克一初姓李後復今姓湖廣安陸州人
家居魚寨爲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
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
詩與唐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
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蘄州府初
上以吳氏熏染夷俗習爲僭靡明法以齊之囂
者或更籍持短長賊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
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郡

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澗以施濟
息因革由是吏民顧尚禮義轉稱大治爲列郡
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徒步詣
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
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
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
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
善願見不可得見將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
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

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學宮
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有
官守請姑舍是事有急于此者善問何事芹出
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
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薦為行軍司馬革除已
卯靖難師起善畫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
平時黃子澄走匿善所 朝廷索之急約善航
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
與城亡子澄去未幾善竟伏節長子節發戍賀

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蘓州隨母給 配保兒頑兒

送工部習匠善以六月二十一日送闕七月十

日受戮時年四十三 按太宗實錄云燕師日迫

破七國之策賤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
才略可以扶顛濟危者及置之取地不用今事
勢狼狽湏急召之詢其姓名不許再三詢之則
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師哉遂復召二人
皆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賢祀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

秀才知保德州徙應州降知博白縣坐罪廢歸

十六年起家復除歸安縣丞後又以非辜陷重

困
淵

辟彥回與弟彥困

一作俱被逮一戍鎮南之臨

安一戍遼東彥回入滇大父與母徐及子善需皆道歿惟存祖母郭氏與偕至蜀遇赦不及彥回監送者以釋之貧無資以還聞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令依之積良知為家人因變姓名曰黃禮呼郭氏曰母既而積良知亦坐廢彥回轉依南京縣丞于仲和後闕中縣學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為保寧府學教訓導滿載入朝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高廟悅

之陞知平江縣任甫十三月高廟晏駕彥回捧

香至闕下給事楊惟寧

一作康

等薦其文學廉幹

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遂陞知徽州府下車數月

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己卯以考覈稱職蒙

賞賚甚厚其年冬承重丁郭氏憂是時彥回尚

冒黃姓徽民百餘輩詣闕請奪情終任未報彥

回亦衰經至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

有旨釋彥回遼東兵役仍從徽民前請彥回復

留郡治事已而復上疏請終制不允而詔許襄

事供職彥回乃暫解職奉郭氏柩葬郡北十里
北山之陽構堂數楹爲羞饋之所每旦哀奠如
禮事竣然後入府衙治事郡士民因名其山曰
太守山彥回歷官恒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爲
非志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
高萬一蹉跌特托之何所於是自號訥齋隱忍
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躋之後靖樂
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回至自遼
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曾往賀彥回

謂之曰子荷 朝廷再造之恩骨肉重聚此生
不足以報萬一子固有以處之矣到郡當遣吾
弟歸以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子身許國他
不恤也爾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世顛末仍爲
索帋筆書務本二字以遺吾弟俾其歸以孝弟
力田修身克家爲務庶於國家恩義爲無負耳
彥回還郡未幾北軍將渡江彥回渡江率義勇
赴援內難已靖禽械至京不屈弃市壬午十月
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妻子皆給配

按是時松江亦有同

知逸其姓名每揭榜招兵指斥乘輿事定械至京磔于市然不可考漫記于此

葉惠仲名見泰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字海兄刑

部主事夷仲雅為方孝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

不愧其兄時稱二葉惠仲嘗以知縣克修史官

考革除二年會試後陞知某府未樂元年二月

鄭恕漸江人出訓導舉陞徐州蕭縣知縣

靖難師至力拒為被擒歿時年五十六二女當

配亦歿之子瀛瀛姪温温皆從坐恕之戮也在

春八月十七日今仙居建祠恕及其二女皆

國憲家猷卷之五十三

國憲家猷卷之五十四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遺事二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知名

統自少勤學勵行初以名經舉為東宮侍書

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

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南布政使司左

叅政進左布政使統在雲南最久夷民心孚遠

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

解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皆出統裁定是時雲南多中國衣冠流徙統與諸名士王景董倫數輩定交而厚恤之其他在管內者不問識不識皆若親戚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三年三月秋滿入覲 上嘉其能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褒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允在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懷德皆由誠信和乎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

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徵拜吏部尚書去官之日滇人思慕如失父母屬朝廷更化芻求四方隱逸日集闕下悉委統試統識鑒精絕振枉抑拔淹滯量才授任各適其宜由是大著時譽士大夫起謫籍者以彈冠結綬相慶賢才滿朝統之力也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

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
後果大用其知人之賢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
至京討姦黨統與焉及 太宗即位召統與戶
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
今皆耆矣其辭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
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
成之後自經于部之後堂所著有鸚鵡庵集閣
老尹文和公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早舉
明經歷掌漕漕于戈甫定百廢俱完民夷信服
遠近莫安課最第一乃統百官品裁允當知人
匪難靖難師至智力俱殫自經自靖節重太山
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
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邑庠生嘗築
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侍制黃暉
暉常竒其爲人暉歿國難觀益慷慨砥礪以忠
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應貢入太學即發解京
府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

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廟
嘉之擢狀元及第除翰林修撰歷尚寶司卿建
文初擢禮部右侍郎時改官制增設左右侍中
員以尚書遷觀爲右侍中仍兼尚寶卿始奏復
黃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 太宗
自軍中來請誅齊泰黃子澄二人以息兵觀奉
命當制諷其散軍歸藩或束身謝 孝陵詞涉
詆斥時北兵已至中原明年渡淮觀注上游諸
郡徵兵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

太宗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軍民暴左班文謙
姦臣罪狀觀名列第六已而群臣推戴 太宗
即位索寶不知所在或言黃觀取寶已赴上游
起兵矣即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資收其妻翁氏
拜二女皆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聞變慟哭謂
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其家僮
自京逃來言狀是日翁果被象奴叱出金銀釵
釧之屬市酒殺以供合懽之費佯順諾悉解與
持去俟既出戶即乘間率二女及家屬十人俱

赴淮清橋下歿觀遂招魂葬之江上或云招魂葬江上在

未得家僮報之先今據池州府新志正之然玩尹閣老之贊又似在未得報之先未知孰是

舟次李陽河聞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

德而群臣奉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觀自分

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殺

機湍急處舟人奮棹佯為洩解投水而歿或云

使者召觀觀以見新君必當習禮乃於舟中朝服再拜跳入水而歿今據池新志改正也

舟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帽後追捕者得

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

且逮其姍黨百餘人輒示詔獄仁廟初悉放還

其發戍邊徼者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

仁使遼有老卒朱歡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

者黻故為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

甚悉翁氏池口人沒時有收其尸并二女且棺

斂以待朝命不報天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

棺猶有存者詢之父之戚曰此黃狀元妻女云

郡人柯暹嘗作觀傳匿不示人近江龔守愚知

貴州始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或傳故尚

書秦州儲備家藏有觀集尚存尹文和公贊曰烈烈侍中學者

師承春元殿魁歷試春卿國步斯棘奉命徵兵

兵未入援世已變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痛

哭江上招魂以盟惟妻與女果不苟生遽率十

口投成淮清身隨家隕上友屈平貞節烈義今

古同稱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

馨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中以

春秋魁鄉試己丑會試列名上第臚傳時上

見其凝重屬日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

者君子人也行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編修

檢討云初誠意伯劉基卒上遣御史李鐸往

取其遺書基子地即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

鐸詣闕上之上簡精楷書數人入便殿繙

錄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遠見者皆惶汗甚

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

端妍上嘉悅命賜以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

淹留竟日家人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

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流人薛正言輩前雲南
右布政使韓宜可方隸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爲
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
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
之要且使書于帑以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姦所攻性善
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
聽許臣必行令而詔曰不然所謂爲法自戾陛
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難

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戟白溝河敗績性善
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賚等皆被執以去 文皇帝悉從遣之性善朝
服躍馬入于河以歿內難平詔加追戮徙其家
屬于邊後悉赦還邑人吳京爲專其事

廖昇

人學仁

其方孝孺輩

相友善洪武二十九年六月由左軍都督府斷
事遷太常寺左少卿革除間脩 太祖實錄學
士董倫爲總裁昇及侍讀學士高遜志副之會

太宗入靖內難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而少壬
干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脩王
良顏伯璋皆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
與叛逆同宜追戮之 上憫其忠不問

鄒公瑾吉安永豐人也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
巴渝間洪武甲戌與金華王紳相遇於渝紳甚
稱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喜忠誼人也既而至
成都士皆願與交洪武末赴召至京建文中爲
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監察御史魏公冕等同

死節

魏公冕與鄒公瑾同邑入仕不知其由建文中
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
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公瑾率同僚十八人即
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
誅臣等義不與同生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
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亦必不用
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詔夷其族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岩人初從外姓陳氏久

而復姓叔英博學有氣節洪武間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同徵至京師固辭還鄉與孝孺為道義交故遺書相切劘文名籍甚部使者薦知之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滿考擢知漢陽縣有惠政已卯徵除翰林修撰獻資治策八條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義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

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為經濟遠略詳見赤成論諫錄入史館預脩 太祖實

錄未成靖難師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貳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畜再舉已而卧病僧寺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充全嗟

子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
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
臨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歿首陽巔周粟豈不佳
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
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
補於當時歿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歿
時年未四十聞者悲之歿後妻歿於獄二女皆
死於井或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耳置不問叔英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獎

楛善類楊士竒未遇薄游湖湘叔英首識之既
歸朝表薦其才士竒由此得召用方孝孺自漢
中召還也叔英自漢陽遺文書曰云云孝孺亦

沮於時忌卒不果用叔英將歿遺書祠山道士
盛希年曰爲我葬祠山之麓至是希年卒收葬
焉蓋希年亦台人故托以後事後廣德知州甫
田周瑛重脩其墓立石爲之記叔英自號靜學
所著有靜學齋集孝孺嘗稱其文章敷贍紆餘
有作者風又稱其立言溫粹楊士竒亦稱其學

醇行正子道臣道修身無一毫之苟又爲文祭
其墓曰先生之學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
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論者以爲叔美不愧其
言今祠于學宮謝文肅公贊曰武王放伐微子
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
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
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
痛哭流涕

樓連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游洪武中

以儒士召主宣寧仁壽二縣簿革除君嗣位屢
下詔求賢連以文學舉入翰林侍講經筵官至
侍讀靖難師定京城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
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
改命連爲之方入見時孝孺已死連之刑未畢
連惶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聞之曰得無傷方
先生邪連愧曰我受刑尚可正君累及爾輩耳
遂巡問一夕自經死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

教之居闈闈間能屏去紛華勵志讀書造就外

傳日記數千百年嘗從宋濂之門人宗思睿游

一云博達世故每長老有所咨問必爲之條析

動中肯綮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大學奉

旨開齊王府衛兵伍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

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尋即真

授事已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北兵渡江有旨

令秦巡城秦與其妻訣曰顧國事至此不可爲

矣即城且陷吾分必死爾第實勅携諸幼以歸

否則俱溺于井辱可免也頃臬火起內廷秦馳

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

籍者釋之秦亦釋遂投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

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秦遇事剛果有爲以孝

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

秦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秦曰彼誠病狂於

吾何較卒不納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

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秦

俱往及往巫見秦噤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秦

之正夙時年三十六鄉士大夫莫不悲之子求
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致仕議
者謂泰得釋與罪不及族必有其用或謂泰繩
軍士最嚴其少蓋讐之者所爲也

黃鉞字叔揚蘄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
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
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
任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
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

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
讀託市塩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
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澹者
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
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
日能讀幾何鉞荅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
也澹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
吾遊乎鉞喜用拜即從澹入舟至其舍與數冊
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澹恠其頻舉所借書問之

悉記憶無忘者淡大喜曰吾挿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視數載知福爲深

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蘓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

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童俊狡獪不宜
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
不可測也蘓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
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
郡之良才恐不足於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
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
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危
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歿自誓鉞至家因父
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

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
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之引御史舟至
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濘御史乃
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
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
者邪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
善受 建文君詔總率蘓松常鎮嘉興五府兵
馬勤王善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
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
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
不閉目三日四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言善款
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
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果不
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服稍上
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梁川橋
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辜
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

獨生乎祠畢詒家人婦祭具遠從容整衣冠奮
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
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恣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夏數日屍忽自出
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
竟成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
南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
薇歌手拍宿草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
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泪滂沱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革除年間
爲監察御史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
拜者鳳韶侍班抗章劾之言諸王殿上宜叙君
臣之禮宮中乃展家人之禮今桀傲不恭亂朝
廷法制非太祖意於是聞者皆駭愕靖難兵已
出北平朝議遣使持詔諭解群臣皆惴遣獨鳳
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詔
鼓風達之不報而還及太宗即位嘉其直以
原官召之鳳韶歸卧於邸不應再加侍郎亦不
應乃刺血書憤詞于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
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
第仕官而至綉衣之郎慨一歿之得宜可以含
咲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氏幼子公
望我歿殮慎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
亦歿于節云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
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
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

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
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
謫成實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君即位
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
赴銓會靖難師起魏上書借漢爲喻略曰昔漢
高帝拔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
誼所謂股大于股指幾於股者也願 文帝寬

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誣景帝寬厚
既已弗類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
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我 大祖皇帝之起與漢高祖神武過之法三
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
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隣吐蕃
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
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民剽壯所謂山西出將
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

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籍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剽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北諸古制雖分封地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

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削諸侯之良策也其在于今盍亦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

使人饋問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或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亦猶人之一身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脛腰指股爲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爲譬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臟酸甘嗜慾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至於目好色耳好音紛紜不齊苟天君從百體之好則可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

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心腹之疾雖疥癬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 皇上鑒察焉書奏天子竒其才遂命之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連累上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糧叅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水

心亭魏爲賦以志喜相與賡和且曰公既相幾
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憲
之糾慢宋參軍之謀略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
守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肯播善於論議何憂國
難不旦夕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聞京師
已平乃縊歿驛舍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值元
季兵起奉母逃難善行力學從元國子學錄蕭
執受詩往返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薦授

霍丘訓導陞辭

太祖目是脩問汝年幾何對

曰年四十四又問曰汝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
弟讀書爲善耳上喜擢周王府奉祠正踰年從
王出巡漠北抵黑山而返每應教作賦輒援筆
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遷本府紀善建文
帝即位年餘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下吏是
修以嘗進諫獲免改衡王府紀善留京師召入
翰林預編纂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是修
與靖王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詆斥用事者誤國

天子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見之大怒面詬詰兩人廷中皆歛愕相與發織詞挫折兩人兩人屹不爲動尋北兵渡江是脩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楊士奇及用道數人付以後事夕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時壬午六月十五日也後數月御史言是修等不順命請加追戮 太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是修爲人內副外和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卓學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夫爲憂故其言

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一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在史館薦果潛劉叔慈二人皆知名士生平獎誘人善如恐不及人有不善輒爲之諱以故無賢愚少長皆樂親之雅好吟哦每還朝輒伸帑濡毫作嗚嗚聲文成必先理致未嘗構思而雍容雅澹皆可傳誦所著有詩經小序詩譜集義三卷論語類經二卷衍太極圖一卷觀感錄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適言四卷家訓

何子修

十二篇別有芻蕘詩進思集十餘卷初諸人有
與是修同約成義者及是修成竟無一人踐約
其後解縉為銘墓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曰當
時使我與汝父同成今誰為之作傳聞者笑之
又何侍郎孟春案垢曰文廟渡江時翰林諸
公能先成者周是修也李文達公謂胡廣金幼
孜黃淮胡繼解縉楊士奇輩初亦有約同成者
已而俱負約惜哉後雖有王魏事業不能蓋斯
愧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師既駐金川門是修

欲速諸公同成前約者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
飼猪乃墜退縊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等時而
不忌飼猪又可責以舍生事邪尹文和公贊曰
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勉行
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籍口管仲與玄成
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確乎是修之
素守食祿盡心大哉文皇之卹旨嗚呼舍生
取義是修有矣

右朝官抱節自成可考者十三人

痛極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出處履歷不知其詳
 建文中為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
 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媿武穆
 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靖難師克慟哭誓以必死
 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
 徇道中忽遇衆鼓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
 上收總司印一浙東西道印五經歷司照磨所
 司獄司印三凡九印悉滕置于篋携歸入門嗟
 嘆者久妻問其故良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
 汝不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
 人謀乎遂命饋良食即抱其子歔歔如厨自投
 于池而死良久往覓之于匍匐池旁其鞋猶在
 頃之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
 得出或云寫遺囑付家人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
 祀為托或云良子時方齠髫暮夜以托于鄉人之商于杭者遂舉烈焰以
 印投焰中自與家人同赴火死時六月一十一
 日事聞于朝太宗曰死自其分印吾父皇所制
 擅毀之特可罪耳詔徙其家于邊既而風雨晦

其人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營其宅居台人陳
燧私識其事翰林編修黃佐爲之傳正德戊寅
按察梁材始即司門內東南祠之榜曰忠節提
學副使劉瑞萬潮皆記之瑞銘曰允烈王公妥
其靈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
矣人皆曰事相稱云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人

今折入桐鄉

少讀書不

事章句受學金華朱震亨兄弟造詣日深又從
同邑鮑恂具瓊游能操筆爲文章議論侃侃負

氣節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王府引禮舍
人召見奉天門賜馬匹褚幣改周府下卵從王

入覲坐累謫雲南馬

龍

郎旬長官司吏目留家

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蠻夷皆
翕動爲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聞其賢皆
禮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
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等
處咸賴其安輯每單騎入蠻夷境或爲書開導
順逆利害遇饑即便宜賑卹曰吾爲王官守禦

邊方不可以文法自諉坐視夷民生患假令死
即死我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聞
之皆感悅自是軍得着伍民得安業本立之功
居多歲戊寅奏計京師建文帝立學士董倫應
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文學治行時方修 太
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支正七品俸署左僉都
御史階中順大夫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即真俸
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爲清御史辛巳以矢陪
祭當調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

江西按察副使未行適靖難兵已進京師本立
知事不競悲憤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
日 太宗即位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
巽隱集十卷僉事郡人吳鼎刊行于時林廷楫
序之稱爲今之夷齊云今祠于學宮同時纂修
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止善史官高讓吳勤
趙友士端孝思張秉燹唐耕侍講王景修撰李
貫編修楊溥楊子榮劉觀侍書劉彥銘皆免于
難或見新朝焉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洪武末舉賢才除知沛縣俄而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聞之以歿自誓會曹國公統兵往禦駐于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民夫餽運糧食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北師直擣濟寧游兵過沛上沛民竄匿伯瑋招來之九月設教諭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築堡備禦親自教閱皆為精兵尋調三千益前軍壬午正月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

先詣徐卿告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城戒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詩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歿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歿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俄禽主簿唐子清典史

黃謙至亦不屈歿縣丞胡先收其父子屍葬沛
之南關題曰顏公墓後楊士奇過沛悼之以詩
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
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
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酌荒墳何處是離離芳草
泪空垂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行部至沛詢諸
戶部主事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
之尹文和賚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
尹沛百里堅守孤城俟歿無二力屈援絕詩以

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勿歿父為忠臣子為孝子
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鄭華浙江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任行人坐註
誤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靖難師至時鄉人趙
次進丞無錫華以妻托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歿
壬午正月也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大名國初歷仕潞州同
知居貞豐頰美髭髯始侍父官閩中因從尚書
貢泰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

禮部郎中見重於時終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坐累卒于京師有文曰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稿檜庭稿子孫因留居福州瓜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後又有次韻詩寄孝孺孝孺亦嘗贈之文謂其爲叅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考蓋或因孝孺之故云

右外僚抱節自歿可考者六人坐累死者一人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祖德明元沔陽州學官生君賢君賢生省洪武五年舉鄉試名在高等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乞歸養後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以力薄才弱親老固請就儒官便養乃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寧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壓境省爲游騎所執從容引誓辭義慷慨衆乃釋歸召諸生明倫堂諭之曰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

何乃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
司立祠學宮祀之子楨爲夔州府通判亦死于
義女嫁同邑周岐鳳岐鳳初主即墨簿妻與偕
行省時在濟陽北師及境女逆知父志泣曰吾
父必不生矣請於夫遣人往訪竟得其遺骨携
之以歸

劉政子仲理蘓州長州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
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聰睿歸力學問平生
以忠義自許革除己卯以春秋發解京闈第一

時國步孔艱試題出可以托六尺之孤一章考
官侍講方孝孺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也批之有衆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
以處之之語明年試禮部下第 太宗登極孝
孺被戮政悲忿不食死

北按孺志及倫遺續錄
革除遺事云然一云政
未樂中不赴會試開門聚
徒教授終身未知孰是

陳思賢高州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
以忠孝禮義帥諸生隨才教育多所成就 太
宗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

不出迎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魯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之繫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歿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左教職貢士抱節自歿者三人

徐輝祖九傳魏公達之長子也初名允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襲職始改賜今名輝祖少侍

皇太子諸王學及從諸儒遊習經史太義又從詹希元等學皆能作大字其姨氏爲燕藩正妃

是爲

太保文皇后靖難兵將起

仁宗以王

世子入覲留京未遣輝祖弟都督增壽係護衛有大功得歸國而輝祖雅不肯翊戴爲內主時建武學于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殷謝某名徃來提督弦誦大典靖難師迫增壽事覺被戮輝祖始終無異戴意與齊泰黃子澄盧振等謀禦之太宗即位列入姦黨論罪以外戚故特原之乃勒歸私第銷秩閒住尋被繫而卒永樂五年八月詔還其祿米輝祖已

卒子欽襲爵子孫恩數視增壽子孫常薄云

梅英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第三

皇女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靖難兵起吏部侍郎茅大方嘗以詩寄勉

之及被擄固守其地後臣民推戴 太宗繼統

廢諡其母家存無恙遂散師還京上初不知罪

已而帝寵者構成其獄成焉子孫世襲孝陵衛

指揮使玄孫純登進士改文階後又復襲原爵

遷中都留守按殷為守將散師還京云云

欽廉其後之成而前功盡弃且與劉有年平安終用老成者不類故唯張統樓連之例姑置此云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末忠從 高廟平中原

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勳後任

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開末樂元年四月十日錦

衣衛鎮撫司奏送刑部就戮賜銘鐵及從父淮

安衛指揮僉事昇俱謫戍守海民又羅王和長

女也并銘女皆送浣衣局相傳 文皇帝清宮

三日即位召方孝孺作詔孝孺曰吾腕可斷此

筆不可枉也 上以廖都督兩子受學於孝孺

復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子復命遂以軍收之孝孺杖而衰經至闕下哭 上問之再三不答但哀慟不置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尚作絕命詞 聲不絕廖兩子拾其遺骸葬之聚寶門城外山上 兩子亦見收矣兩子遂逃 刑十八人孝孺其首也兩子後亦就逮 豈即錦之兄弟歟出檄錄

右勳戚拘節坐廢戮者三人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其前事見開國功臣傳洪武三十二年七月有旨遣艾端起在開越雋侯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軍屯虢國公墓旁以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之而命其子靖襲豹韜衛指揮使尋卒幼子端三十四命錦衣衛優給全俸亦卒遂絕嗣

宋忠不知何許人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知勇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為參將以虜功奏革除君尤任之巳卯三

月詔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
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護衛胡騎指
揮關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
彭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
臨濟都督耿璈練兵山海諸將防於外謝貴張
昺防於內約期俱發時世子及二郡王三郡王
皆在京齊恭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
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婦
使坦懷無疑也遂遣婦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已

而齊恭傳檄使約謝貴先發長史葛誠為內應
盡拘親藩官屬七月甲戌貴與張昺敗露見執
靖難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瑄守居庸關相為
聲援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瑄據其城瑄
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守 太宗謂諸將曰
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
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峰擊之
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太宗曰此非爾等所
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論力則不足以智則有

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狼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榮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柔先是獲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 親藩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太宗聞之乃命其家人張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子兄弟無恙相呼輒應喜曰我家固安幾爲宋都督所悞皆倒戈來歸及戰忠余衆

倉皇列陣未成上麻毛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於廁搜獲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 太宗咲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爲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爾曹戒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始猶編伍軍賜死年十六 馬宣革除間爲都指揮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 太宗遣將反復諭之

不下玉擁衆急攻宣率以出戰王遣精銳衝入
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未鑑建文初爲都指揮靖難師起鑑與都指揮
房寬督衆守太寧 太宗攻之自辰至午城破
斬鑑執降事聞革除君加卹典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
之敗也與都指揮俞頊皆見執聚與泰力戰歿
之爲靖難師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得
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萬吳高

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
陳暉平安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卜萬
將陳亨謀欲歸燕而爲萬所制 太宗設奇以
敗之乃詐詒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緘
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
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
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將厚賚卒跪告守
者曰能爲我請得借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
者如所言爲請遂俱遣而無賚所不得賚者終

不平至即殄其事劉陳亨搜卒衣得與卜萬
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
高遂見疑有詔削江陰爵安置廣西乃專命楊
文守遼東文用兵無紀律太宗素知之云
宋瑄都督晟之第二子也革除中爲府軍右衛
指揮使戰靈璧没于陣後兵部請于太宗特
命晟第六子瑛襲職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和
積功爲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

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
興君用費勇先登而歿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
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
于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
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
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蘄州士誠就擒論功
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
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
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鎮陝西克之留炳

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
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
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鎰五萬
錠鈔二千錠俾造第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
用爲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
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
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剿平之三十二年鎮守遼
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
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

兵十萬騎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真州先降
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
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
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
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幾爲所擒奔還滹沱河
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衆皆潰降副
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顧成都指揮劉遂
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
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於敗覆建文君始有憂色

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國功臣
錄謂炳文戰没于陣歿時年六十五子璿前軍
都督僉事尚 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為
駙馬都尉獻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帥遼
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
人擢尚質帥後皆獲罪歿

莊得者革除中為都指揮辛巳三月歷城侯盛
庸與北師戰于夾河殺其大將譚淵得有力焉
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遂力戰而歿

楚智者革除中驍將也莊得及阜旗張等同戰
夾河歿于陣

右將帥没于王事可考者十二人

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以都督
為總兵 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
眾方苦近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一夜
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眾已去意貞亦降
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明日貞乃由福建還家
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由歲貢入國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署員外郎革除已卯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又遷大理寺右寺丞 太宗靖難師起與禮部左侍郎陳性善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伍賚等俱在李景隆軍中白溝河戰敗皆被執以去 太宗悉縱遣之後此師渡江棄官遁去不知所終

周紀子伯紳潮廣武昌人也以歲貢入胄監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歲餘攝縣事方境內

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俄而兵起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求清地尤比近縉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為佩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為勤王舉戰纜戎器數日略具則聞南師燔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從輕典

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卒
按實錄革除壬午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
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皇上舉兵靖
難之際俱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畢
與州邑戍蓋是時非獨縉一人也吳文定公寬
為縉傳且曰以媿世之為丁公而幸免者嗟呼
縉亦足予也哉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洪武末以明經為四
川岳池縣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

在朝邑而自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
言某月某日西地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言
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叩頭曰陛下幸納臣期而
無兵臣歿未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
赦出濟尋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興靖難兵先
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
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樹碑
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
人莫測其故後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

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大怒趣左右推碑一
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來乃按碑族誅諸將
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擊處得免濟曩者之祭
蓋禳之也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
妻以女適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與孝孺
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以歸葬而不
可得卒生逮繫文皇帝念其祖穉歿國之功
時從宥免且方嚮用之而稔力以疾辭還金華

讀結屋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後購孝孺遺文移
藏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蕪味
稔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
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食未嘗入于口
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
爲鄉節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稔踈髯偉貌出
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球先主也所著有
青岩稿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

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

為儒士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具川因稱為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徵之以為春坊 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參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

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遷擢為陝西右參議三十年以註誤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蠻夷漸摩膏煦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堅皆知加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建文君即位奉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多言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

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孝孺皆入館閣侍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鮮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之縉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權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權臣黜倫為言之乃召縉還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

輩除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

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王良字欽止江西吉水縣人建文己卯江西鄉

試第一明年對 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胡

廣且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 上

以為敢言遂擢廣狀元而以良次之尊洪武乙

丑事例首甲皆授修撰良與第三人李貫皆與

馬良聞靖難師起居常憂怛輒不食日就羸憊

以辛巳九日卒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

之按良家譜所述如此見吉安府志曰文廟

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近附良闔門與妻子

於宮中持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覽一

二有干犯者命翰林侍讀解縉等偏閱關係軍

馬錢糧數目則留餘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

問貫縉等曰爾等宜該有之衆稽首未對脩撰

李貫進曰臣貫實無之上曰以獨無為美耶食

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

一言可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

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

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

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

雪庵和尚者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

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於道於邊

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

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善慶里山水奇絕可

廬和尚又走之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

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

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
豪有力乃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
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
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將
儒行乎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
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或
走去以故婉辭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弃儒
書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焉和尚好觀楚
詞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禪灘中流朗讀一

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已又讀讀終卷乃
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聞和尚
也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
飲客不至雖樵牧豎亦拉之入飲飲半醅呼兒
童曰我歌爾亦和歌竟驥馬而寐和尚頽形秀
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
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翰
林學士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深秘滅迹以灰
灰之日其徒問曰師即灰宜銘師何許人也和

尚但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歿後百二十餘年
可貞子刻其詩若干篇然亦未敢顯行於世淡
泉子曰余既爲革除編年久得雪庵和尚河西
備川中補鋸匠及馮翁因各論次其事令後世
得覽焉

王璉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
初任教授請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
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謂革吏弊政教兼
舉進自奉儉約一日日縱有魚肉大怒命撤而

逐之號埋羨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
軍衛街之靖難兵起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
縛往京師請罪上問造舟何爲璉徐對曰由海
趨瓜洲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故
鄞人黃閏玉四明文獻錄稱云獨于軍衛痛抑
奸貪甘懼橫逆又贊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
明其心終始一德蓋指此云

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勇有名決戰善
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

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卒十餘萬大敗北兵于
 小河壬午春克副總兵督遼東軍十萬圍通州
 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璧大戰為北將朱能
 所擒安常操長鎗馳馬追 文廟幾及之會馬
 蹶乃弗克前至是上問曰向若非馬蹶汝將何
 為安大言曰刺陛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
 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上嘗謂平保兒尚在
 耶安遂自經歿少保李賢稱鉄鉉之歿之烈曰

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

人革除年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未樂百戶

高賢寧者濟陽人建文中國子生 文皇帝兵

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使亟降時賢寧

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

未幾城下賢寧被執 文皇帝曰此作論秀才

邪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

寧曰君是學校棄才吾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

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

者以綱被出庠生也

王彬

人革除中為御史歲壬午與指揮崇

劉守揚州時揚州指揮王禮聞燕兵至將舉城

降附彬與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五月乙

亥燕將都指揮吳王招諭揚州禮弟宗與千戶

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禮等於獄

執彬及剛開門以降惜彬之死狀無可考也

右外官抱節免禍者十二人被執不可考

者一人

毛泰

人吏部侍郎

黃魁

人禮部侍郎

暴昭

人刑部右侍郎

或云山西人建訪使回至京而變作竟不在此其後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一云北平布政司參政亦未詳孰是

黃彥清

人相傳有黃清者巡撫某地

太宗即位頒詔至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興兵

力寡而死疑即彥清也

一云黃當作王國子博士特克史官

朱徵

人宗人府經歷嘗建議削親藩

屬籍故靖難之師討焉妻子就戮其詳不可考

韓未陝西西安人西安一作長安一云此西浮山人革除間為

兵科給事中戶科云壬午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德

彝等被責問不屈而歿時廷臣未同約義歿者

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壬午別本俱作癸未

周璿山東諸城人革除中曾與杭禦燕師壬

午內難平歿歿妻王氏子蠻兒是年二月給配

謝昇人曾歿難之師壬午月誅

歿父旺年七十四子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

初二日發金齒衛編伍

牛景先人革除中曾杭禦靖難師京

師平景先逃難出走而歿未樂改元窮治奸黨

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至詔發教坊司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克史官

董庸人監察御史

高不危人壬午七月以不從歿逮其家

屬至弟宣戍海南衛實發習匠

盧振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杭

拒靖難之師事見輝祖傳

行內卜字大第以義姓名穢里事蹟詳見
在口夕官在口夕言方二丁
者一十三人

潘忠革除間與楊松皆為都督同守莫州三十
二年八月救雄縣被執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 太

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都尉革除君即位公主

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樂城侯無幾何命

耿炳文伐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

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

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將丘福攻子城堅

領兵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燕騎士薛祿引

槊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

勿殺祿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

至此尚可逃罪乎械送北平堅遂道成姑蘓王

錡謂堅没于王事子莊見宥當襲爵公主時猶

在懼禍至乃納其誥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

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與李

讓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取附 太宗為之宣
力要之堅實河南產云

甯忠都督克右副將軍二十二年九月與李堅
同戰真定俱被執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神策衛指揮使署前軍
都督府僉事襲父爵三十二年十月以遼東兵

十萬攻圍永平城敗走復移鎮大同後以反間
見疑詔削侯爵安置廣西事見彭聚傳

徐勰華陰人為 守滄州三十三年十月城

陷被執

陳暉革除中以 克副總兵

吳傑復之子襲安陸侯三十二年九月戰真定

三十四年三月戰無極皆敗蹟今子孫世襲飛

熊衛正千百看守 皇陵

馬溥徐真革除中皆克參將 四月戰

靈壁被執

崇剛鎮守揚州指揮也語見王彬傳今按建文
初年靖難師興被執者無慮數千人已卯懷來

國憲家範 五十四卷

之戰都指揮俞瑱真定之戰都指揮劉遂庚辰
 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都督 暹
 都指揮俞琪趙澣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
 戶 魚嶽東昌之襲都指揮唐禮辛巳沱河之戰
 皆在登戰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之
 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壬午度衡
 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
 都百軍薛鵬滿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
 兒在河之戰則守將一良朱彬都指揮孫威指

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及彬與剛見勢則已
 不支矣又有守將陶銘胡觀先鋒孫霖都指揮
 袁宇房昭葛進何福皆力戰有功未嘗被執也
 其戰蹟與死狀皆未悉姑備書其姓名以待知
 者補之也

右將帥獻功蹟後事無考者四十四人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
 生未朞母歿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侍
 英征西番明年從征以集乃俱擒其渠魁又明

年從征雲南歷功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掌禁
旅冬江西完備號順天王翦諸郡作亂春與征
奮勇先登殲之乙丑進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
府事廷臣請試職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
畀實授剖決如流嘗錄囚于山審逆黨于蔚
州奏釋各數百人壬申英薨于雲南春往奔喪
起英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政
爲要務歲較多寡嚴賞罰穡功乃倍饋餉以足
已而緬首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命將授成筭

遂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雋番寇越州蠻阿資
者先年倡亂 朝廷費數萬之師徃徃無功春

又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爲其下所圍戊寅春
月破力于孟諸砦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
百蠻震懼不復携貳功聞授征虜前將軍使盡
平其地九月十二春薨年三十六革除君震悼
加厚賻馬謚之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
鎮七年闢田至三十萬餘畝復民戶至五千餘
又嘗鑿鐵池河灌涸田數萬畝民受其利云弟

以襲西平侯相傳建文君之奔也晟使人護之
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
與宋濂齊名 國初翰林侍制使雲南伏節歿
時紳青年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
禦鞠于伯氏綬事母何盡孝父沒衰毀踰禮後
綬亦沒紳獨綜理生業熒熒憂患而傑然負奇
志暇日盡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礴
出入上下宋濂一禮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

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

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俾教授蜀郡
紳痛父遺骸未返近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
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所奠祭仰
天號慟幾絕過客爲之泣下霑襟述滇南動記

以著志雲南布政使張統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文以舒其情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
知敬愛建文君即位召爲國子博士遂入詞垣
編摩 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孝孺交游嘗尊孝

孺爲百代儒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爲然紳自是益嚮道德而略文藝嘗以其父成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實自禕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維志齋集三十卷世行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三十餘已有聲浙東父謫歿臨濠辛勤扶喪歸葬追求其平生所作不憚荒遠纂收拾如

獲金壁時時伏讀溲劫人爲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爲之者且善筆札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爲勲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躡蹠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方孝孺等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輒召至殿廷即拜翰林侍讀賜以

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通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又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賜賻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錢芹字繼忠蘓郡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年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地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

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比陞有事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平瀕卒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也父璠為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奉母居蜀蜀獻王聞之賜粟帛賜其家田是益得專於學其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為皇考興宗皇帝信學之臣召懌復官之於翰林為侍書與劉彥名朱思平皆

見知於建文時而濂門人有聲稱者同郡樓
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
子為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
十九年四月襲封曹國公上嘗書體爾祖彌忠
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常
布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游革除君即
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
景隆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伐賜

通天犀帶餞之江滸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
文敗亡將卒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
太宗語諸將曰李九江養養之子寡謀而驕矜
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
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
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
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召報
者問景隆軍中事上咲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
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歿生

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雪
霜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
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
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撻
四也部曲喧嘩金枝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
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也吾在此必不
改至今須往救未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軍
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禽矣諸將曰未
平兵少 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

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
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
竒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未
平直欲誘九江來就禽耳吳高悌不能戰聞我
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未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
景隆小字云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
城再戰鄭村壩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
景隆致書 太宗詞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
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

近北先是朝廷命中官賈璽書賜景隆斧鉞俾專征伐度江忽沉於水識者以爲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惟山東叅政鐵柱固守濟南北兵圍之不下緣江舟兵皆望風降揚州府指揮王禮高郵等衛指揮王傑等相率納款景隆不以爲意未幾鎮江亦北附矣建 君憂惶不知所出景隆遂奔還 太宗既渡江駐蹕金川門 上猶使之城守景隆遂與

谷王穗開門迎納 上闔宮自焚六月十三日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景隆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絲段四十表裏鈔五千貫尋 命充脩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景隆與解縉輩咨意更易其後谷王以謀逆廢爲庶人景隆亦獲罪革爵闔門被監禁尋下獄而死王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

為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
惠革除年間遷戶部尚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
外已而歸附 文廟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
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慙謝命降布政
使仍令致仕鈍怏怏成疾死子噩官至戶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
史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
政司坐事謫安東屯革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侍郎趙狂纔間以

憂死仁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
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
計洪武中超陞工部右侍郎用事革除時永樂
初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
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按二司印在交
二十年 仁宗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
奏請還福于交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
利交人禽福不忍加害送之出境召為戶部尚

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書
守備南京五年正月歿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太宗御極時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
并指福爲奸福厲聲言臣罪應歿但目爲奸則
非上置不問

尹昌隆字彥謙吉安泰和人在鄉校已擅文名
應貢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革除中
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鞠之同官皆畏縮昌隆

獨不避一繩以法巡按閩中去貪苛理冤獄所
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慾勤
政治務正學不報既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
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憾焉黜知福寧
縣以清白公勤稱坐中使誣吮咀下獄既得白
還京師預密議 太宗入正大統有排昌隆者
不聽改北平按察司知事時 皇儲未立武臣
丘福言皇第二子高煦有扈從功 上猶豫驛
召昌隆叩頭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 上悟遂

冊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進昌隆在春坊
 中允在東宮屢進讜言皆嘉納漢王怒昌隆切
 齒譖於上又明年黜為禮部主事時呂震為尚
 書屬官陷附者率得近侍惡昌隆劄果誣其預
 谷庶人謀逆事昌隆死焉家亦籍沒

茹瑞衡州衡山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
 當封侯而不令終洪武中由貢入監吏部試居
 第一累官至左通政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
 服勤在官者復其家 上以瑞卓異拜其田塘

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及弟詣闕謝及陞
 辭上賜鈔十錠仍勅光祿賜酒殺偕瑞詣其門
 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
 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瑞主兵餉及迫近
 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城門遣李景隆都督王
 佐及瑞往龍潭見 太宗瑞望風吐款稽首勸
 進及即位以嘗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
 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
 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賜券文有

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賚不可勝筭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歿於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鏞不敢受蓋鏞以瑞在功罪之間也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也建文中舉兵加親藩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其啓 太宗書其書略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間王室周公誅之

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知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光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 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愚實羞之乞早息兵書上忤旨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爲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議又陞前湖廣左叅議楊砥爲鴻臚寺卿以其在

建文時嘗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薛崑陝州閩鄉人慷慨負志操治才口辯洪武

間累官大理寺少卿革除年間大見信任辛巳

閏三月兵屢敗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賫至燕

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餘紙付崑令家散

諸將士使歸心崑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

即暮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給已左右欲殺之

太宗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而其謀不行及內

難平免崑亦謫廣西未樂初安南國王為黎季

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耄來歸季犛子蒼澄

請還從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申以兵

五千送歸其國中舉崑為輔行至芹站伏發劫

天平崑被虜歿之

陳瑛字 人歷仕洪武至革除年為北

平按察使至交通藩邸謫廣西 太宗即位首

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文諸臣最深上

為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減之上不從尋抗奏

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偉皆悖逆

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蓋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縊於觀時守安慶投江歿叔英守廣德自縊於良在官闔家自焚。先是上兵至沛縣伯禧不肯下與其子俱歿後瑛閩方孝孺等獄詞遂得錄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于河遂自沉歿叔。

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歿其違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洪熙時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順中英宗又釋建庶人之囚。孝宗朝有建言欲繼絕褒忠者於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張顯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黃守志教之。洪武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陞太常寺丞建文中自國子監祭酒陞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壯募民出粟。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

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升並為軍卒執
 告其罪上釋不誅謫戍興州顯宗有文學多所
 著述惜其功名不終一時既附之臣有政事者
 如大理寺卿虞謙侍郎徐宗實文學者如侍講
 王京司業張智修撰李貫輩雖免於罪咎然
 文皇帝未嘗重之顯宗後起為交趾布政使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始為北平布政司
 吏嘗以 朝廷密事告于親藩語在張昺傳
 太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出理饟運入嚴城

守卒以命之凡事皆稱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
 右叅議既建北平改布政司為行部陞左侍郎
 初作宮室友直授 命經度提督勤勞弗解改
 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臨御嘉念舊勞陞行部
 尚書奉 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秦愍王墓
 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賜 誥命追贈二
 代宣德初改行在工部尚書凡有興作重役悉
 以委之末年七十與黃福楊士奇輩相莫逆其
 成也士奇為之撰神道碑銘稱其坦夷闇敏有

長者風焉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千言。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修撰。擢侍讀。及畝附。太宗復。召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爲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上巡北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滅虜。還。既丁艱。服闋。進文

淵閣大學士。兼春坊。嘗上却封禪。頌。歷數前代帝王。不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又上騶虞神龜等頌。以取媚。自稱澹菴。之後。喜談忠義事。嘗集文山事蹟。爲簿記。序之以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後大學士李東陽。讀所述文山傳記。以詩跋之。曰。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微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

劉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
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學行焯焯有
稱尋以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間於州故
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
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遇以道義相
勗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
公知其賢遣諸子從學且薦于朝及交趾平起
爲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誅之曰
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學本程朱其名

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歎耳

徐安者寧波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

濟南府後調鳳陽壬午年太宗靖難自揚州

趣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安諜知之拈

浮橋絕舟楫以守上獲一漁舟以濟後上正

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姓

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體

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莊業上始怒

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遽安至謫雲南

吳亮者革除年中爲中官寂親幸未樂中從行
在蹴巷居故今京師有吳亮官人巷初建文君
逸去焚宮以絕衆望疑匿于僧錄洽南洲以他
事禁錮之復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邈還爲名
備物色之不可得正統初有僧出至田州土官
處自稱爲建文自閩歷滇滬方至此今老矣欲
送骸骨歸帝鄉官司震愕驛送赴京號爲老佛
途次賦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瀟瀟白髮已盈
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

中雲氣散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以亮曾經侍膳
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
是曰我昔御便殿時弃片肉於地汝伏地餽食
之何謂不是邪亮佯爲不知以復命遂取老佛
入西內後莫竟所終學士尹直得其事於老內
臣私識之如此

右革除中內外臣士宦履歷有所關係者
共二十人



